經律異相卷第二十六 行菩薩道下諸國王部第三 丙

舍

梁沙門僧旻寶唱等集

惒黑王因母疾悟道大行惠施一
二王以袈裟上佛得立不退之地二
薩和達王布施讓國後還為王三
曰難王棄國學道濟三種命四
仙豫王護法殺婆羅門五
普明王誦般若偈得免斑足王害六
阿闍貰王從文殊解疑得於信忍七
大光明王始發道心八
多福王事梵志增福太子奉佛兩
師角術九

惒黑王因母疾悟道大行惠施一

昔有國王名曰惒黑處在邊境未覩
聖化奉事外道舉國邪信煞生祭祠
王母寢病求諸醫神經歷年歲未得
除差更召國內諸婆羅門二百人而
告之曰吾大夫人病困逐久不知何故
諸婆羅門言星宿到錯陰陽不調故
使尒耳王曰作何方宜使得除愈婆羅
門言當於城外平治淨處郊祀四山
日月星宿當得百頭畜生種種異類及

一小兒煞以祠天王自躬將母跪拜請命
然後乃差王即奉命駈人及為馬牛羊

門言當方坊外平治浴處效祀四山
日月星宿當得百頭畜生種種異類及
一小兒煞以祠天王自躬將毋跪拜請命 經律異相第十四卷第二十六　第二丈　丙
然後乃差王即奉命駈人及為馬牛羊
百重之類隨道悲鳴震動天地從東
門出當就祭壇殺以祠天佛懷大慈
愍王頑愚即將徒衆往向其國王遥見
佛如日初出如月盛滿光相炳然人民
見者莫不愛敬祭餞之具皆願求脫
王為佛作礼叉手長跪問訊說毋病
經久良醫神祇無不周遍令始欲行
解謝星宿四山五嶽為毋請命冀蒙
得差佛言欲得穀食當行耕種欲得
大富當行布施欲得長壽當行大慈
欲得智慧當行學問行此四事隨其
所種得其果實祠祀婬亂以邪為正
教坐求生去生道遠即說偈言
若人壽百歲　懃事天下神　爲馬用祭祀
不如行一慈
佛放光明烈照天地三塗八難莫不
歡喜王聞法觀光即得道迹毋聞情
中悅豫所患消除二百梵志慙愧悔
過皆為沙門 出慈仁法句譬喻經第二卷又出大乘方便經上卷 王
於是後愛民若子五穀豊熟一國無
夾毒人壽八万歲慈護衆生如天帝 經律異相第十四卷三十三　三丈　丙
釋信敬三寶常行十善率化四鎮一
切人民詩問音益地持物持三尊二

於是復愛民若子五穀豐熟一國無
災毒人壽八万歲慈護衆生如天帝

釋信敬三寶常行十善率化四鎮一
切人民時有貧者盜他財物財主得之
王問何以盜荅曰貧無自活仰違聖
法王悵然曰民之飢者即我餓之寒
者即我裸之吾勢能令國無貧者民
之苦樂在我而已即大赦國內出藏
珎寶布施飢寒車馬湯藥恣意而取
飛鳥走獸下及丞魚王施之後國豐民
富相率以道無十惡之名鬼神助喜
擁護其國五穀豐登家有餘財即得
五福一者長壽二者顏色更好三者
德動八方四者無病增力五者境內
安隱心常悅樂 出度無極集經第三卷

二王以袈裟上佛得立不退之地二
昔有國王以袈裟上佛因發無上平
等度意佛般泥洹自燒其身袈裟不
然取佛舍利起塔滅盡袈裟故在後
轉無塔供事袈裟積有年歲不復聞
佛法每到齋日國王大臣無數人民
以香華幡蓋供養袈裟轉相承續更
相法效夫曾有廢後有國王念言先
王及我敬事此衣當得何福為何等
衣莫有知者佛國人來商賈治生以

白王言我國有王名悅頭檀生一聖

王及我欲事此衣當得何福爲何等
衣莫有知者佛國人来商敗治生以

白王言我國有王名悅頭檀生一聖
子字爲悉達出家學道号名曰佛身
有三十二相正着此衣王聞歡喜遣
使請佛商人言若請佛者但燒名香遥
礼請之即燒香熏請佛願佛明日勞
屈精神香烟趣佛繞佛七迊即於虚
空化成華蓋時佛乃笑口氣光炎照
無數剎上昇虚空與香共合合成花
盖俱還入頂阿難白佛而此香烟從
何方来佛具告阿難應時三千大千
國土爲大震動彼國城門皆悉爲金
箜篌樂器不鼓自鳴婦女珠環皆悉
作聲百歲枯木更生王大恐怖呼問
人言此何灾恠使我國動商人白王
世尊所至之處先現善相皆王功德
之所致王即踊躍宣語臣民燒香迎
佛王心願言令我得如世尊侍者羅
漢王以袈裟奉上世尊佛不能勝下
没地中乃至下方無數佛剎懸止空
中下剎菩薩白彼佛言是袈裟從何
所来亦不墮地佛言須臾自當有應
釋迦文佛教目連舍利弗等五百弟

子行取袈裟各盡神足都不能致佛
告文殊往取復不能勝佛言此袈裟

釋迦文佛教目連舍利弗等五百羅
子行取袈裟各盡神足都不能致佛
告文殊往取復不能勝佛言此袈裟
前世人持上先佛發大道意更無數
世復還屬王今復上我中欲取證願為
聲聞是以袈裟故不可勝所以者何
前意尊重則袈裟輕後志於小故袈
裟重王聞佛教即自懺悔我為國王
不欲令國內人願處我位若有此意
我謂之逆佛為世尊是故不敢願求
佛果王及臣民皆發無上平等度意
袈裟自然於地踊出王舉袈裟以
上佛願為十方一切蠕動受此袈裟使
為說經王及群臣皆立不退轉地（出折伏羅漢經）

薩和達王布施讓國後還為王三

過去劫時有大國王號薩和達（梁言一切施）
施諸沙門及一切人不逆其意異國
婆羅門子少喪其父獨與母姊弟居
家甚貧苦其母曰令窮無自供可往
詣薩和達王乞匄兒報母言我今未
有所知先當學問然後乃行母不許
兒先假貸索一兩金可備一歲之粮乃
出家行學一歲未歸母見逆問汝詣
薩和達王兒復報母言所學未通當
復更學母言前金已盡即復往至前
所貸家貸一兩金金主語兒汝前取

薩和達王兒復新毋言所學未遍當
復更學毋言前金已盡即復往至前
所貸家貸一兩金金主語兒汝前取
金既未還我若復欲索卿毋及姊皆
將上券尒乃可得若至時不畢以為
奴婢便作券取歸以付其毋復捨家
學復經一年所知粗備欲歸詣薩和
達王道中為債主所牽及毋姊弟將
歸鏁繫婆羅門子語債主言卿令繫
我終年無益不如放我往詣薩和達王
乞匃得物相償其主令去時異國興
兵取薩和達王王聞自念人命短促
會歸無常我少好布施慈忍無傷
不欲復與彼國共相拒逆所以者何
但不須為備亦勿恐怖但且嚴出迎
逆作札恭敬承事受其勑令使踰於
我諸臣白王他國入界去何不備王
默然不應如是至三王言不須拒逆
如我前言諸臣奉旨王言大善各自
安家愼莫勞擾其王夜半即脫印綬
默亡而去彼王入國即領王位便募索
薩和達其賞甚重王出國行五百餘
里遙見一婆羅門子二人相逢王問
卿今欲何所至荅曰欲詣薩和達我
少小失父居家甚貧窮以毋及姊弟
持行質債欲乞匃贖之并得自濟王

殃今欲何所至答曰欲詣薩和達我
少小失父居家甚貧窮以毋及姉弟
持行質債欲乞匃贖之并得自濟王
言我是薩和達有他國王欲得我國
不欲傷害是以避之婆羅門子避地大
泣不能自勝王便諫曉使起不須復
啼所求索者今當相與婆羅門子言
王今失國當持何等以相濟乞王便
報言彼國王來見募甚重卿今可截
我頭持往與之在所求索皆可得也
於是婆羅門子即說偈言
世間敬父母　命盡隨泥犂　今若加害王
其罪等無異　我今實不忍　加惡於大王
寧令身命盡　終不造逆意
薩和達王復語婆羅門子言卿若不
欲取我頭者便可截我鼻耳送之不
復中王故也婆羅門子言亦所不忍
王曰縛送亦可婆羅門子曰能知彼
王無所危害於是王與婆羅門子相
將共還臨至國二十餘里王言卿可縛
我婆羅門子乃縛王一國人民男女大
小莫不啼哭崩絶劇喪父毋前詣宮門
諸臣即入白彼王曰前募薩和達者
已爲婆羅門子所縛送今在宮門彼
王即言便促現之一切臣民見薩和
達王無不僻地而啼泣者彼劫人王

已為婆羅門子所縛送令在宮門彼
王即言便促現之一切臣民覩薩和
經律異相卷第三十九　第八張　隨
達王無不僻地而啼泣者彼劫人王
亦復淚出而問諸臣汝輩何以皆啼
諸臣白言我等見薩和達王棄國與
王復持身施與婆羅門子所作不悔
是故啼耳彼劫人王聞諸臣民各各
說是即便僻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
即問婆羅門子汝本那得是王婆羅
門子答王言我實貧窮以母姊弟行
用賃債聞此薩和達王大好布施故
從遠來欲乞句還贖母姊弟得自濟
活於道中逢之共相問勞薩和達王
而語我言我今棄國以與他王無以
相乞我時愁憂酷毒無賴時薩和達
王便教我截取其頭送來與王我時
不敢復令我截取鼻耳送之我復不
肯遂相將還令縛送之所問本末其
實如此於彼劫人王聞婆羅門子所
說即復僻地涕淚如言告勅諸臣促
解王縛洗浴衣被著其印綬還立為
王即上坐領國如故於是彼王即長
跪叉手讚歎而說偈言
自在本國時　遙聞大王德　今來至於此
見尊踰所聞　巍巍積功德　譬若純金山
經律異相卷第三十九　第九丈　[illegible]
其力堅如是　無能動搖者　今見王所行

自在本國時　遥聞大王德　今來至於此
見尊踰所聞　巍巍積功德　譬若純金山

其力堅如是　無能動摇者　今見王所行
於世甚無雙　願以國相還　并奉所居界
願歸得本土　修敬為臣礼　不復敢憍慢
事王如尊天
佛言時王薩和達者我身是也彼國
王者舍利弗是也婆羅門子調達是也
成我六波羅蜜三十二相八十種力滿
諸功德皆是調達恩調達是我善知
識亦為善師　出佛說一切施主所行六度檀波羅蜜經
曰難王棄國學道濟三種命四
昔摩天羅國有王名曰難學通神明
靡幽不覩覺世非常曰吾身當朽為
世具壞何國之可保捐棄樂服上
法服一鉢食為足稟沙門戒山林為
居積三十年樹邊有坑深三十丈時
有獵者馳騁尋鹿墮于坑中時有
一烏一虵俱時驚殖體皆毀傷仰天悲
號有孤窮之音道士愴然火照見之
涕泗交頸臨坑告曰汝等無憂吾將
拔汝即下長繩或銜或持遂獲全命
俱時謝曰吾等蒙道士仁恵無量得
覩天日願終斯身給衆所之道士曰吾
為國王國大民多宮寶妹女諸國為

上願即響應何求不得吾以國為怨

覩天日竊絲絲其身絲解而之道士曰吾
為國王國大民多宮寶妹女諸國為

上願即響應何求不得吾以國為恣
六塵為六劍常截吾身六箭射吾體
因此六取轉受三塗酷烈勢恐吾甚
猒之故捐國為沙門願獲佛道開化
群生令還還本元豈但汝等三命而已
乎各還舊居見汝所親令受三自歸
無違佛教獵者曰我處世有年嘗覩
善人無有若佛弟子者恕已濟衆隱
不揚名若道士有之願至吾家乞微供
養鳥曰吾名鉢道士有難願呼吾名
吾當馳詣馳曰吾名長若道士有患
願呼吾名必来報恩辭畢各退他日
道士至獵者舍獵者遥見其来告妻
曰彼不祥之人来吾欶汝為饌徐設
之彼過日中不食妻覩道士勤而作
色詭留設食虛談過中道士退而還
山覩鳥呼名曰鉢鳥問曰自何来耶
荅曰獵者所来鳥曰已食乎曰彼設
未辦日已過中不待而退鳥曰凶咎
之物難以慈濟違仁背恩凶逆之人
吾無食飲以相供養且留心坐吾須
臾飛往般遮國覩王夫人卧首飾之中
有明月珠烏銜而還以奉道士夫人

寤求之不獲即以上聞王勅臣民有

更飛往舶適國者王夫人臣首飾之中

有明月珠烏銜而還以奉道士夫人

經律異相卷第三十六　第十一　丙

寐寤求之不獲即以上聞王勅臣民有
得之者賞金銀各千斤牛馬各千首
得不貢上罪及滅宗道士以惠獵者獵
者縛考白王曰汝何從得道士深惟
若言其主必一國為死此非佛弟子
默然受考杖楚千數初不怨王亦不
讎彼弘慈播曰令吾得佛度衆苦矣
王埋道士唯出其頭明日戮之道士乃
呼虵曰長虵曰天下無知我名者唯
有道士耳揚聲相呼虵有以也疾適
見道士問曰何由致此道士乃說厥
所由然虵流淚曰道士仁慈天地之
間尚與禍會豈況天道誰將祐之乎
我將入宮咋殺太子虵以神藥與道
士傅之即瘳虵夜入宮咋太子即絕
傳屍三日令曰有能活太子者分國
而治載之山間歷道士邊過道士曰
吾能活之王聞心喜道士以藥傅太
子身忽然語曰吾鄉在斯從者具陳
所以太子還宮巨細喜儛分國惠之
道士一無所受王寤曰分國不受豈
當盜哉問何從獲珠行高乃尒忽
離斯患道士具陳本末王涕淚流面

經律異相卷第三十六　十二　丈　丙

告獵者曰汝有勳於國悉呼九親來

嘗欲捕阿何從獵行甚久欲
辭斯遠道士具陳本末王涕淚流面

告獵者曰汝有勳於國恚呼九親来
吾欲重賜之親無巨細皆詣宮門王曰
不仁背恩惡之尤首盡救之矣道士
入山學道精進不倦終生天上時道
士者我身是也烏者秋露子是虵者
阿難是獵者調達是妻者懷抒女
子是也　出孝國王經

仙豫王護法救婆羅門五

昔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曰仙豫愛重
大乘其心純善無有麁惡嫉妬慳恡
口常宣說愛語善語身常攝護貧
窮孤獨布施精進無有休廢時世無
佛聲聞緣覺時王愛樂大乘方等經
典十二年中事婆羅門供給所須過
十二年施安已訖即作是言師等今
應發三菩提心婆羅門言大王菩提
之性是無所有大乘經典亦復如是
大王云何乃欲令人同於虛空王聞婆
羅門誹謗方等即斷其命以是因
緣不墮地獄擁護攝持大乘經典有
如是力　出大涅槃經第十一卷

昔明王誦般若偈得免斑足王害六

昔天羅國王有一太子欲登王位一
名斑足受外道羅陁師教應取千王

普明王誦般若偈得免班足王害六
昔天羅國王有一太子欲登王位一
名班足受外道羅陁師教應取千王
頭以祭冢神然後登王位已得九百
九十九王所少一王即北行万里得
普明王普明白班足言願聽我一日
飯食沙門頂礼三寳班足許之普明
即依過去七佛法一日二時講般若波
羅蜜八千偈竟第一法師為王説偈

劫燒終訖　乾坤洞然　須弥巨海
都為灰湯　天龍福盡　於中凋喪
二儀尚殞　國有何常　生老病死
輪轉無際　事與願違　憂悲為害
欲深禍重　瘡疣無外　三界皆苦
國有何頼　有本自無　因緣成諸
盛者必衰　實者必虚　衆生蠢蠢
都如幻居　聲響俱空　國土亦如
識神無形　假乘四虵　無眼保養
以為樂車　形無常主　神無常家
形神尚離　豈有國耶

時普明王與其眷屬得法眼空王自
證虚空等定聞法悟解還至天羅國
班足王所告九百九十九王言就命
時到人人皆應誦過去七佛仁王般
若波羅蜜偈班足問誦何法普明
王即以上偈答王王聞是法得空三昧

時到人人皆應誦過去七佛仁王般
若波羅蜜偈班足問誦何法普明
王即以上偈荅王王聞是法得空三昧
九百九十九王亦聞法已皆證三空門
定時班足王極大歡喜告諸王言我
為外道邪師所悞非君等過皆還
本國各各請法師講般若波羅蜜名
味句永時班足王以國付弟出家為
道證無生法忍如十五地中說 出仁王般若經
阿闍世王從文殊解疑得於信忍七
阿闍世王白文殊師利言 普首童真經出 白普首童真 唯
願加恩明旦屈德就我宮食荅言以
足可為供養又佛法非以衣食故王曰
當何以施之荅言若深入微妙其事
審諦無所染汙亦無所著亦無無所疑
亦無所畏難又念諸法亦不念有無
不念去來現在意又不當念一切可見
者皆得加哀王曰如所言悉法之所載
無有異也唯以身故當加哀受請文
殊言且止其道者非以是之故若飲
若食若王不念有吾我壽命人以念
是者以得加哀 如此往反甚長文多不載 王大歡喜
問有幾人舍利弗言五百人可悉令
於宮食還城勅辦百味足食治其殿
上施諸幢幡帷帳華蓋以華布地悉
以香薰設五百高牀宮城市里皆悉

於宮食還城勅辦百味足食治其殿
上施諸幢幡帷帳華蓋以華布地悉
以香薰設五百高床宮城市里皆悉
掃除布以華香人民奉迎文殊如申辟頃
便到東方過八萬二千佛土佛号常名
聞其佛字惟淨首今現在世有衆菩
薩更無異道其刹常轉阿惟越致法
輪其土常出三寶之聲文殊白佛願
盡令諸菩薩到沙呵刹土至阿闍世
所食佛欲行者行（出阿闍世王經上卷）王闍文殊
師利且到從菩薩二万二千五百人其
比丘者五百人（普曹童真經云二万二千菩薩及諸聲聞）王自
念吾正作五百人具去何供當應時
天王名曰休息心與尊闍又名曰金
眾俱来與王相見曰勿恐勿懅勿以為
難曰去何不難報言文殊者作漚
恕拘舍羅無極智慧以功徳光明
具足而来能以一飯與文殊等若有
三千大千一切人索飯食者悉能飽
之其食不盡是二万二千人何足為憂
文殊者其功徳甚尊而不可盡王
歡喜踊躍將其伎樂自出奉迎俱
時入宮有一菩薩名曰普視悉見文
殊勅三摩陁阿樓者陁令嚴治其處
可容来者菩薩受教四面視占則時
悉辦復有菩薩名曰法来則得勅令

殊勅三摩陀阿樓者陀令嚴治其處
可容来者菩薩受教四面視占則時
悉辦復有菩薩名曰法来則得勅令
具牀於彈指頃有二万三千牀座種
種莊嚴菩薩聲聞皆悉就坐王白文
殊所作供具甚少願忍須臾令更辦
具荅言所作已足勿復勞意天王惟
沙門與家室僕從悉来而竭皆恭事
左右釋提桓因自與大夫人名曰首
耶及與天女皆持名香供養散文殊
及諸菩薩比丘僧上諸菩薩等不以
華香之所轉動梵天自化作年少婆
羅門姝美端正住文殊之右侍而扇
之諸梵天子悉扇諸菩薩比丘阿耨
達龍王在虛空中而無見者把持
貫珠垂下若幡八味香水從貫流降
人人之前皆有垂珠水從中出悉給
所須王念會者而不持鉢當何器食
時文殊言菩薩者不賫鉢行而所食
處鉢自来手中諸菩薩念鉢鉢自
飛來行伍而到阿耨達王皆自淨洗
盛滿其水諸龍姝女皆擎持二万三
千鉢授諸菩薩人人手中文殊謂王可
分布飯食遍而不減故文殊言令為
盡不荅言不盡所以未盡者以有疑
故諸菩薩飯竟擲鉢虛空行列而住

分衛飯食適而不宿故文殊言今爲
盡不答言不盡所以未盡者以有疑
故諸菩薩飯竟擲鉢虛空行列而住
亦不墮地亦不轉搖王復問鉢云何
住依何等文殊言是鉢所住如王疑所
住王復言是鉢亦無所住處亦不在地
亦無所依亦無處所文殊言如王狐疑
亦無所住諸法如鉢無所住亦無
所墮飯事既訖王取一牀座白文殊
言願解我疑答曰若恒沙等佛不能
爲王說是狐疑王時驚怖從牀而墮若
大樹辟摩訶迦葉謂王言勿恐勿懼
所以者何文殊入甚深逕趣拘舍羅
徐徐而問王言恒邊沙等佛不能說
我之所疑文殊言仁者謂從心因緣
而可見王曰不用心生故可見佛不
生死與脫持是二事作佛吾之狐疑
恒邊沙等佛所不能說所以者何若
人言能以塵汙虛空乃能爲不若有
人言能却虛空之垢定能却不王言
不能文殊言佛知諸法皆若虛空所
以者何脫於本故亦不見諸法有本
若有說者王之狐疑非恒邊沙等佛
之所能說時王即得信忍歡喜踊躍
言善哉善哉解我狐疑文殊曰是爲大
東十六丈　丙
疑屬所說法諸無有本何從得疑王

之所能說時王即得信忍歡喜踊躍
言善哉善哉解我狐疑文殊曰是為大
疑隔所說法諸無有本何從得疑王
言蒙此大恩而得小差令我命盡不
憂不至泥洹文殊言如王之所希望
者是無有本所以者何諸法本泥洹
故無所生王則從坐起取名氎價直
億百千繞繞文殊身文殊身不現氎
處於虛空中但聞言說不見其形聞
說如見王自見疑以見諸法如所見
空中有聲謂王所見便以氎而與之
次坐菩薩名得上願王復持是氎欲
奉上之得上願言求脫泥洹者我不
從是有所受亦不受凡人所有何以
故凡人者謂有俗間事故而不受亦
不從求羅漢辟支佛者有所受與者
無二心受者亦無二心故曰所受過
於脫王即以衣欲著菩薩上忽然不
現不復知處但聞其音不見其形說
言其所現身以衣與之如是次第一
以衣與之皆悉不現乃至林机坐處
悉亦不現但聞其音言其所現者以
衣與之乃至五百聲聞皆亦不受王
熟思念諸菩薩比丘僧悉亡當以我
衣與誰自與中宮婇大夫人夫人時
亦不現王便以得三昧不見諸色亦

聚思念諸善普以丘僧悉三當以我
衣與誰自與中宮婇大夫人夫人時

亦不現王便以得三昧不見諸色亦
不見女人亦不見男子乃至垣牆樹
木室宅城郭尚有餘念謂有我身諸
色識悉止復聞其音如一切有所見當
自見疑如所見疑見一切諸法亦復如
是便取其衣還欲自着不見其身心
說此志相多不載 文殊言曾聞佛說作逆罪者
當入大泥犁不王言聞汝自知當入
泥犁不王曰得佛有法上生天入泥
犁者不有法安隱當至泥洹者不文
殊言無王曰我知諸法空所以者何泥
犁上天安隱亦復皆空諸法無可據
敗是故入法身法身者亦無天上人
間泥犁禽獸薜荔等世王諸逆以
淨已得是忍王言一切諸法悉淨無
所沾汙說是語時疾得信忍 出阿闍世王經下卷
又出普超三昧第二第三卷

大光明王始發道心八

阿難知眾所念前白佛言世尊從何
因緣初發道心佛言過去遠劫此閻浮
提有一大王名大光明福德聰明時邊
國王與為親厚更相贈遺國之所珎
時彼國王獵得二為白如頗梨七

支拄地莊以雜寶極世之珎遺人往

國王與光親厚更相與遺國之所珎
時彼國王獵得二象白如頗梨七
支拄地莊以雜寶極世之珎遣人往

送時光明王見象心悅付象師散
闍散闍奉勑不久調從往白王言象
今已調竟王觀試王會臣下令觀
試象大衆既集王初外象出城遊戲
象氣猛壯見有羣象在蓮華池奔
逐將象遂至深林時王身破出血自
惟必死手搏樹枝象去王住下樹坐
地生大苦惱象師叩頭白言頼王莫
憂苦象婬心息歇纖草思美飲食
如是自還王即告曰吾不復用象後
果還象師白王象今還來王言我不
須汝亦不須象散闍啓王王若不須
唯願觀我調象之方王即可之尋使
師作七鐵丸燒令極赤作已念言象
吞此丸決定當死王 後或悔白言大
王此白象寶唯轉輪王乃得之耳今
有小過不應喪失王怒隆盛告言遠
去象師告象吞此鐵丸若不吞者當以
鐵鉤斷裂汝腦象知其心我寧吞此
熱丸而死屈膝向王舒淚望救王怒
徐視散闍告象何不吞丸時象取丸
置口吞之入腹燋爛直過而死墮地

猶赤王見乃悔即告散闍汝調象乃尒

置口呑之入腹燋爛直過而死墮地

獄赤王見乃悔即告散闍汝調爲乃尒

何故在林不能制之時淨居天知光明

王應發菩提心即令爲師跪荅王言

我唯能調身不能調心唯有佛能調

心耳王言佛者何種姓生荅二種姓

生一者智慧二者大悲勤行六事所

謂六波羅蜜功德智慧悲具足已号

之爲佛王聞踊躍即起洗浴更著新

衣四向作礼於一切衆生起大悲心

燒香立誓願我所有功德迴向佛道

自調其心亦當調伏一切衆生若於

地獄有所益者當入是獄終不捨於

菩提之心作是誓已六種震動諸山

大海虛空之中自然樂聲佛告諸

比丘尒時白爲呑鐵丸者難陁是

也時爲師者舍利弗是也光明王者

我身是也我於尒時見爲調從始發

道心 出賢愚經第三卷

多福王事梵志增福太子奉佛兩師

角術九

昔有國王名曰多福太子名曰增福

王奉六師其子事佛世無沙門唯

一白衣以爲師首外道五百人嫉其

名德即白王言國事兩法令心不一

一白衣以為師首外道五百人嫉其（與佛自共相奕為道法）
名德即白王言國事兩法令心不一
願與佛師各現奇德約不如者役屬
為奴王即可之外道與師剋日結約
王前各試功藝梵志善射即行入山
五百人各射大鹿皆貫左目角來角
伎賢者入山精思念佛求威佐助以
麞大道有五色鹿踊從地出歡喜持
歸外道知之伺賢者行往語其婦曰
卿夫捨家作沙門但坐此鹿破汝家
法婦聞恚怒以鹿乞之賢者來歸不
見其鹿即問所在婦曰此不祥之物今
已失去夫甚愁憂復還山中至誠悔
過即有明月神珠忽從地出便持此
珠察梵志出行往詣其門衒賣奇物
梵志婦曰吾家亦有異物可以相比
即出五色鹿賢者便言王使吾賣此
鹿汝今盜之其罪不測婦遽還之至
其試日梵志各送鹿皆傷左眼既臭
且臭王甚恠之賢者來奉奏神鹿賣
明月神珠入王殿上二物飛騰俱戲
星流電耀舉宮讃奇婆羅門五百
人知術藝不如即役為奴其婦為婢
賢者導示經教以為弟子（出雜譬喻經第三卷）

經律異相卷第二十六